

楊升庵夫婦散曲

卷之三

楊升庵夫
婦叢曲

卷之三

楊升菴夫婦散曲弁言

升菴夫婦散曲何以編。因夫婦雖各有散曲之專集。而篇章多彼此複見。孰倡孰隨。混淆莫辨。分行兩集。不如總訂一編。之情聯意合也。升菴集爲陶情樂府四卷。詞數如目次所載。夫人集爲楊升菴夫人詞曲五卷。有套數八。重頭百三十四。小令廿六。就中套數三。重頭八十二。小令十五。複見于陶情樂府。而另有套數二。重頭十七。小令三。根據選本。則亦屬升菴。所餘者不過套數三。重頭三十五。小令八而已。卽此所餘。仍未必皆屬夫人。因無佐證。亦不能武斷其確非耳。蓋夫人詞曲五卷。支離雜亂。必出明季坊賈之手。摭拾夫人之作。不過什

一。充以升菴諸篇。而假借夫人之名。以見新異。便
于誘致時人耳。其第一卷所以題徐文長重訂楊
升菴夫人詞曲者。蓋僅作者假借。猶恐不足動人。
乃並編者亦出附會。以益張目也。至于陶情樂府
四卷。雖不必卽升菴手編。但章次較整。又有簡氏
張氏二序。或卽序中所稱之楊拙莊余澹齋輩所
爲。其非坊賈妄編。則可斷言。雖如積雨釀輕寒諸
作。確係出于夫人者。亦復竄列。而類此者並不
多。無妨大體也。故樂府四卷。面目足存。詞曲五卷。編
次可廢。茲所合訂。卽于樂府四卷一仍舊貫。無所
增減。而于夫人詞曲五卷中。汰其已見于樂府者。
且按套數重頭小令三體。合併餘作爲三卷。簡其

稱曰楊夫人曲。以副其實。旁搜選本中註明升菴。
而復出樂府四卷。夫人曲三卷之外者。別爲陶情
樂府拾遺一卷。綜茲八卷。詞無複篇。章無佚調。既
嚴體別。復附校文。楊氏夫婦散曲。于是釐然粲然
矣。原編有混重頭入套數。有混小令入重頭者。茲
又有唐山范甫贈升菴一套之附載。均覺未安。茲
特刪去。陶情樂府以明嘉靖原刊本爲主。校文內
稱一一本者。皆指清宣統
嶧陽精舍翻刻本也。

王世貞曲藻謂升菴有陶情樂府及續陶情樂府。
而未明卷數。所謂續集。是否又盡在四卷之外。則
不可知。王驥德校註西廂記。引升菴黃鶯兒詠鶯
鶯一首。在此本卷二調笑白話中記後列所引諸書之目。則有
博南新聲一種。升菴號博南山人。博南新聲乃升

菴散曲之別一集也。又脈望館書目詞曲類中列升菴之樂府餘音一種亦爲曲而非詞。是升菴散曲之集在當時固名目甚多。惜今日所傳祇有陶情四卷耳。明史藝文志有楊夫人詞曲。澹生堂書目有楊夫人樂府二名雖不盡符。應皆指楊升菴夫人詞曲五卷而言。未必另有二書。惟徐文長重訂楊升菴夫人詞曲五卷。自第二卷以下皆題作楊升菴先生夫人詞曲。或曰此原謂先生之曲及夫人之曲也。先生夫人兩人並非一人故五卷以內夫婦之作雜揉並見。名實正復相符。若明史與澹生堂目之所簡稱則成夫人一人之專集于原書名目不免誤會矣。使此說果確者所謂夫人詞

曲五卷。已是楊氏夫婦之合集。前人早經如此編纂。不自我始。茲所寫訂。不過因襲其意。而更廣其篇幅耳。惟茲編後三卷中。仍不免升菴之作。而沿明史與澹生目意。簡稱楊夫人曲。或有不可。俟別獲他證以後。再爲改訂。

曲藻謂升菴多剽元人樂府。如嫩寒生花底風。風兒疏刺刺諸闋。一字不改。掩爲已有。蓋楊多鈔錄祕本。不知久已流傳人間矣。云云。所舉兩闋。不在此八卷之內。王氏所據。爲博南新聲。抑樂府餘音。抑更有他本。都不可知。所謂剽竊元作。或亦出坊賈射利之妄爲。以升菴著作之富。一二小曲何足多。鈔錄祕本之說。想當然歟。抑果有據歟。惟茲所

輯錄之拾遺一卷。其中容不免有僞作。其出青樓韻語廣集之套與令均鑿鑿可信。若出詞林逸響者。則字句氣韻俱不能令人無疑。因鮮反證。姑妄錄之。以俟續考。

自來論升菴曲者。毀譽不一。王世貞曲藻中謂陶情樂府流膾人口。頗不爲當家所許。以升菴本蜀人。多川調。不甚諳南北本腔。以後諸家曲評中。遂多沿王氏此說。至清李調元雨村曲話獨非之。謂蜀何嘗有川調之名。九宮譜中原韻。舉世所通行。無吳人許用。而蜀人不許之理。以爲強分町畦。乃文人相輕之習云。蓋李亦蜀人。故特爲剖辨如此。實則升菴之作。韻律確乎難言。而才情果然富有。

王驥德謂其所作俊而葩。集中合處誠有是也。且
明代散曲。崑腔前後截然兩派。音譜雖崑腔以後
者純雅。而文字則崑腔以前者生動。升菴諸作猶
前繼康王。未嘗後啓梁沈。是在讀者略加玩味。即
能得之。詞林逸響所載諸篇。所以可疑者。正爲其
已墮崑腔以後之惡趣。烏見其出升菴歟。至于夫
人之作。亦多新穎俊發。不止向所傳誦之積雨釀
輕寒一闋而已。且意境解放。突破藩籬。不爲數千
年禮教所囿。開吾國女子文學以前未有之局。雖
藝未足抗易安淑真之精純。而情已大申自來女
子之閨塞。曲之體使然哉。論吾國女子文學史者。
不可忽之。且所傳之作有五卷之多。無論其詞之

真僞純駁不一。要之當時坊賈敢于搜集淫詞小曲。託名于名婦人手。張皇都市。其時社會風氣較之前世必已有若何轉變。斯又觀風論俗者可以注意者也。別有瑣意詳曲譜卷中。茲不複列。

十七年春日。二北書于悠然小築。

陶情樂府序

升菴太史公謫戍博南。蒲驃荒裔。時天下知與不知者皆危之。嗣其策筇竹。度笮橋。橫衝虺瘴。甘嘗蒟醬。而遊精黑水之源。騁目崑崙之麓。齊跡夷險。一視龍蠖。殆駕素虯。乘翠雲。而相伴。一本作曷嘗相羊摧心抑節。纖翳悲苦。及捩祕蒐奇。申眉高論之餘。乃揚情綺語。命韻一本作命均追悰。制元人樂府數十
齋。皆自叶鵠簧。偏諧鳳律。俾狂山狠谷。樂土平邦。
平邑一本作乾海黃塵。青樓繡閣。歌之者崇逸思。聞之者排窮愁。楊柳大堤之曲。出江潭屈子之口。芙蓉曲渚之篇。爲遼東亭伯之辭。遵聲究志。聿當鏡仰。豈謂托染欲塵。以折慢幢。而頽風忠蓋。實效裨激。

且太史紅顏而出。華顛未歸。幾三十稔。得古今奇謫。然氣益平宕。言益蘊藻。一本作溫藻海鱗風翼。順適萬里。曾喪衷局脊。復作羈逐狀耶。是可知其人矣。君子毋曰此風流緒藝。易視之也。臨川拙莊楊子澹齋余子請刻之。謾書以傳好事。

嘉靖三十年春。新喻西嶧簡紹芳書。

陶情樂府序

博南山人集所倚聲爲樂府。傳詠滿滇雲。而人莫知其興攸寄也。予嘗贈之詩云。事到東都須節義。地當西晉且風流。故知山人者莫如予矣。昔人云。吃井水處皆唱柳詞。觸情匪陶也。昔人云。東坡詞爲曲詩。稼軒詞爲曲論。若博南之詞。本山川詠風物。託閨房。喻巖廊。謂之曲史可也。昔人云。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推此意也。雖與九歌並傳可也。張愈光。

陶情樂府目次

卷一 套數四套

仙呂點絳唇

南呂一枝花

上元

仙呂八聲甘州

詠月

中呂粉蝶兒

卷二 重頭六十二首

清江引

留別安甯諸友八首

駐馬聽

和王舜卿舟行四首

羅江怨

四首

黃鶯兒

雨中遣懷四首

塞兒令

四首